

现代文学名著丛书



# 听风步尘

—谷长春小小说

谷长春小小说 · 听风步尘



# 听风步尘

· 谷长春小小说



\* T181782 \*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## 听风步尘

---

作 者:谷长春

责任编辑:张秀枫

责任校对:文 欢

装帧设计:龙震海

出 版: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:130021 电话:5638648)

发 行:新华书店经销

印 刷:长春科技印刷厂

开 本:787×1092毫米 36开

字 数:100千字

印 张:6.125

版 次:1999年3月第1版

印 次:1999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3 000

---

书 号:ISBN 7-5387-1326-3/1·1284

定 价:12.80元

作家在东北  
TING FENG BI CHEN

作者简介



容长泰

1933年生于吉林省长春市。1951年在长春团市委工作，任《长春青年报》记者、宣传部副部长等职，1957年被打成“右派”，1978年改正。曾任中共长春市委宣传部长，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长、副书记，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吉林省杂文学会会长，出版的杂文集有《知曙集》、《塑造你自己》、《博采集》、《杂识拾零》、《严肃的闲话》、文艺评论集《文学的阵痛》，政论集《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纵横谈》。

---

## 目 录

对 证 .....	1
送礼的学问 .....	4
要“份儿” .....	8
探 病 .....	11
采参人 .....	13
取 证 .....	16
忘年交的回报 .....	19
小 费 .....	24
咽 气 .....	27
王老好盖楼 .....	31
唐德厚祭 .....	35
曲线“攻关” .....	38
输赢之间 .....	41
“贵 人” .....	46
几粒花籽 .....	49
“老疙瘩” .....	52
卖礼品的风波 .....	55

---

## 目 录

试.....	58
巧 贿.....	60
后门的“价格”.....	63
狼鼻子.....	66
礼的“转移”.....	69
路 遇.....	72
改 弦.....	75
秀才人情纸一张.....	79
“琢”之感.....	83
“变 现”.....	85
债终究是债.....	89
实 习.....	92
见而未证.....	95
父子笔杆儿.....	98
遵 礼.....	101
桃李情.....	104
老罗的“辩证”.....	107

---

## 目 录

补 位.....	110
六棵杨树的官司.....	114
“接茬儿”宴.....	117
我和长水爷俩.....	120
“请问您的脚.....”.....	124
刘老的“黄昏恋”.....	129
来五去五.....	132
棋 局.....	135
大杂院的方叔.....	138
“万能胶”的一次失败记录.....	142
礼送贵人.....	145
与民同乐.....	148
市俗症.....	151
房 患.....	154
主宾缺席的宴会.....	157
露 馅.....	159
招商“伙”资.....	162

---

## 目 录

“国营人”.....	165
“贵妇”入港时不幸逝去.....	168
浴 友.....	171
听风步尘.....	174
赵光殿.....	177
髻.....	180
花.....	182
看涨.....	184
小闻“办会”.....	187
跋.....	190



## 对 证

一上班，文书送来了大叠信件。我一封一封地拆读。

“……此人还乱搞两性关系。×年×月×日×时，他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，公然在机关会议室内，与一有夫之妇女科员（此人已调离本市，如领导有决心查处，我们便敢提供姓名）搂搂抱抱，还锁上门，叫也不开……后来被我们堵在屋里”，云云。

唉，识人真难啊！这不，对丁哲刚刚考核完，准备上报审批，提拔他为副局长，想不到竟有这样事实确凿的控告。我心烦意乱，提笔疾批：“请组织部认真查实，速。”撂下笔，又看看信的落款：“革命群众”。“哦，是匿名的，是匿名……”我几乎只有自己才能听到地自言自语。

丁哲，我虽不认识，但对其为人却多有所闻。这事也犯不着有“打草惊蛇”的顾忌，何不来个当面鼓对面锣，权当是“面试”吧。一个电话过去，丁哲就来到我的面前。原来是个很普通的文静书生，只有那两道凝重

的眉，算是特征。我抱着一种按捺不住的心情“开拳就打”。当我说完后，他先是一愣，接着嘿嘿笑了几声，稍有几分拘谨。那表情告诉我，假若坐在他面前的是个熟人，他会开怀大笑。

“有这事吗？”

“有！”

“时间对吗？”

“对！”

“情节呢？”

“准——确！”

他把“准确”两个字扬得高高的，似戏谑又不是戏谑。接着，他沉稳地叙述：

“年月日时嘛，没有揭发人记得那么牢，事情发生在‘文革’开始前夕是不会错的。上级号召干部参加剥花生的义务劳动，为的是挑选花生米紧急出口。足有二十来名男男女女团团围坐在会议室，边干活边谈笑。工间操铃声一响，一哄都出去了。回来时却有先有后，随着我第二个进屋的便是那位女科员。刚坐下，走廊里忽地刮来一阵风，春天的风啊，好大！弹簧门锁真灵，‘啪——’的一声锁上了。想不到，随风刮起的花生皮屑，眯了那位女同志的眼睛，揉出了泪也没出来。

“‘老丁，你会翻眼皮吗？’

“‘试试看。’

“她仰着脸，我俯着头，我的两只笨手干‘忙活’也翻不过来她的眼皮，我们聚精会神。有人敲门，我喊了

一声‘等会儿’……后来，不知谁有钥匙，人们陆续进来了。就这么回事。”

我哑然，却未失笑；因为我是个领导，又属于严肃谈话。

“书记同志，我那儿还忙着呢，没事了吧？”这时我才发现，他浓眉下尖削的鼻梁、两个嘴角向下微弯的大嘴碴儿，都透露着庄重、智慧和力量。尤其是面对这种“八分钱管半年，一毛六够你受”的事儿，却毫不动气，显示出与他年龄并不相称的饱经风霜。也许正是这种能承受感情创痛的人，才有能力应付现在的政治环境，对付各种干扰他的事业的人。

送走了他，我凝望桌上那摞信，仿佛看到了颗颗赤子之心，也看到了“革命群众”的祸心。我想，劫后理乱的工作，我们还没有做完吧？！

1986.9

## 送礼的学问

老话讲“官不打送礼的”。未曾想，送礼也有这么大学问。

行署秘书长张诚，也算省内有点名气的笔杆儿，可就是缺乏送礼的能力。

自从他的副手刘华调到毗邻的S市之后，送礼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他的肩上，他也很动脑筋，却连战连挫。

地委和行署领导常讲“跑步（部）前（钱）进”的道理，他当然要时时想着关系户××部。

在当地多种土特产中他选择了山楂。红颜金斑，开胃顺气，老少皆宜，在果品中不算名贵却也不俗气。自家很少买，一般送礼的又看不起眼。好主意！老朋友正副司长和有关处科长人人有份。惟那×处全部“出巡”了，他想，落一屯不能落一邻哪！于是，写了一张措词精当的纸条，折好别在山楂筐上，放在了×处门前。不久，汇款单陆续到了，附言栏里注明“山楂款”。他心里咯噔一下：精了，人家不买帐啊！

再次登门拜访才了解到，原来×处门前的几筐山楂，被机关纪检委同志发现了：“不像话，送礼竟然送到机关走廊来了……”

当地单季水稻是远近闻名的，不比天津小站米差。“贵人食陈谷”。新镰稻米格外有香气，送礼的机会到了。他带人带米，晓行夜宿，赶到京城。顺序自然是按职衔自高而低。缝口麻包足足200斤的一袋稻米，四位兄弟抬到三楼。副部长不在家，老伴没一点架子，热情、和蔼，但却言辞凌厉、没有余地：“不是卷您的面子，这米无论如何也不能收……”于是只好喘嘘嘘抬上来，汗津津抬下去。

完，第一家就碰了一鼻子灰，张秘书长像撒了气的皮球。

……

一个接一个失败的记录，使他晦气、懊恼。偏偏别人又嘁嘁喳喳地把这当作笑料，他不得以唐·吉河德自我比况。

此时，才想到他一向看不上的刘华也有优长处，于是下了程门立雪的决心到S市去请教他的老搭档。

熟人相见，开诚布公。

“尊一声大哥，送大米哪有送一麻袋的？！你弄个精致的包装，一袋5公斤，就说‘首长家稻米是不缺的罗，但是从来没吃过奶稻吧？这稻米牛奶灌溉的……’啊，这话是玄了点儿，就说‘但是从来没吃过矿泉水稻吧？这是双峰山下天然优质、含有多种稀有元素矿泉水灌溉出

来的，产量很有限，早先全部给朝廷作贡品，……”刘华眉飞色舞地开导。

“胡扯，咱们哪有矿泉水稻啊？”

“你咋这么死心眼呢？”

“哦，哦，明白了……”

“夫人不仅能收下，还得等礼拜天子女都团聚才舍得吃，几顿，没了，心里还暗暗惦记着你和米……”

张诚本来悟性很差，却似有顿悟的样子回去了。

不久，专员布置下任务：咱们今年虽然灾不大，但会哭的孩子有奶吃，为多争些救灾款，让张秘书长亲自到省城跑一趟。

他早就听说主管拨救灾款的那位厅长是“老倔子”，心里发怵，索性先找刘华讨教。刘华诡谲一笑：“天机不可泄露，你侧耳过来……”如此这般地白话一通。

张诚依计行事，百里走单骑，夜访厅长家。寒暄过后，大大方方地把一包礼品放到桌面上。

“什么东西呀？我的脾气你们是知道的……”

厅长的小老伴儿看得真切，麻利地提走包，抿嘴一笑，说：“别问啦！不是什么贵重东西呀，我替你收下了。”

为何称“小老伴儿”？原来她是续弦，老夫少妻举案齐眉，除年龄相差悬殊之外，皆如原配，故厅长昵称“我的小老伴儿”。

那礼品是啥？是“男性之刚，一试见效，壮阳强身”的“神威丸”。

张诚反思成败，禁不住感慨：“年年点检人间事，惟

有春风不世情。”

当初，刘华“超越”他荣升S市委常委秘书长，他满心不服气，如今心态稍平：咳，我属猪他属鸡，白白长他十岁，真是猪往前拱鸡往后刨——各有各的招儿啊。

1993. 5

## 要“份儿”

模具车间四个铁哥们儿中，小赵是最后一个结婚。这车间本来就讲求“婚礼的辉煌”，小张、小王、小李当然要为老弟导演这“辉煌的婚礼”。小赵呢，也一心想让这婚礼成为“人生途程中最辉煌的一瞬”。

可是，这得钱。打入“预算”的收入有三部分：父母的资助，这是大头；自己和对象的积攒，这是小头；朋友们“随份儿”，这是中头。

正日子这天着实热闹。最热闹的“仪式”之后，又出现一场意外的热闹。小王、小李当众揪住小张的衣领，“当！”左边一拳，“这是我替新郎官打的！”小王说。“当！”右边一拳，“这是我替新娘子打的！”小李说。众人无不为哥们儿翻脸而惊诧。

“你结婚时我们每人都拿二百，小赵办事儿你为啥拿一百？”小王说。

“这叫‘要份儿’你懂不？你立即补上咱还是好哥们儿，要不……”小李说。



模具车间的人，像那亲手造出的模具一样都有个“刚性儿”，而在小王、小李这“野性儿”面前，小张绵羊般乖乖地向在场人借了一百元交上，并向小王、小李鞠了一躬。

然后三人哈哈一笑，然后众人入席，然后像没这回事儿似的热热闹闹地喝酒猜拳。

“辉煌的婚礼”之后，这事成了车间议论中心。

“小张是不够意思！”

“他自从有了小孩之后，看看他每天带的什么饭？”

“不用说小张，车间里哪个月没有三、四份儿结婚的，工资就甭往家拿了，谁受得了？”

这事引起了支书兼主任老傅的重视。他批评小王、小李，两人异口同声地说：“师傅，这‘抱打不平’也是你教的呀……”他找小张谈话，说小张：“你也是不够意思，礼尚往来嘛……”小张噘着嘴，说：“师傅，车间谁不议论，你从打儿子上大学之后也越来越‘小抠儿’了……”

老傅“文革”时入的厂。他对批判“进了工厂就是一家人，穿上工作服都是师和徒”很不理解：工友之间怎能不讲人情？！他当班长那咱，不用说奖金，连加班费也没有，全凭弟兄们“捧他”才能完成生产任务。因此在他的观念中，在传统的“阶级友爱”的基础上又添了一层“义气”色彩。改革开放之后，他对“外国父子吃饭各自付帐”之类的“新闻”，是嗤之以鼻的：纯粹是资产阶级那一套！